

跋涉者文丛

T H S B B

曾卓 主编

谈虎色不变

何满子
著

TANHU SE BUBIAN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THSBB

曾卓 主编

跋涉者文丛

谈虎色不变

何满子 著

TANHU SE BUBIAN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虎色不变/何满子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

(跋涉者文丛/曾卓主编)

ISBN 7 - 5430 - 2088 - 2

I . 谈… II . 何… III .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72004 号

书 名:谈虎色不变

著作责任:何满子

责任编辑:李杏华 邹德清

封面设计:刘福瑞

出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42176 82839623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267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 - 4000 册

ISBN 7 - 5430 - 2088 - 2/I·315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序

曾 卓

这套文丛定名为“跋涉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

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诗篇《过客》。那位没有姓名的过客，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在走着。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的脚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他只得喝些水来补充血。而且，他已如此劳顿。他渴望休息。但是，他不能。他只得走。因为有声音在前面催促他，呼唤他……

也想到了法国艺术大师罗丹创作的铜像《行走的人》。那铜像没有头也没有双臂。罗丹强调的是那行走的人健壮的和正在向前行进的豪迈的步伐。一如画家熊秉明所说：“这一铜像把‘走路’提升到象征人生的层次去，提升到‘天行健’的哲学层次去。”

那位“过客”在极为劳顿的情况下，以受伤的流血的脚在向前走着。那位“行走的人”以健壮的腿迈开大步在向前走着。两者都是象征。两者以不同的形象互为补充，都有其丰

富的内涵。两者对我们都是一种激励。而鲁迅先生的“过客”于我们更亲切一些，更为触动我们的心。因为在艰难的旅途中，在渺茫的希望中，仍不停止自己的脚步，才能更显示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因为，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时迈开大步在路上行进，有时也不得不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跋涉。我们也受过伤，流过血，而依然没有停止脚步。因为，前面也在催促我们，呼唤我们……

这套丛书的作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文艺领域中的跋涉也正是人生道路上跋涉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抒发了对生活的爱憎和追求，也表现了对文艺的感受和体会，风格各异，而同有真诚的心。彼此呼应，也是对前面呼唤的声音的回答。我们希望，对于也是在人生道路上跋涉的读者们，能从中得到一些慰藉和启迪，与我们共同前行。

前记

人有时会钻牛角尖，思路拓展不开，陷入类似一种思维上的“鬼打墙”的窘境。譬如我去年编文集，书名老是取不好，踌躇多时。最后以 1997 年谐音命名曰《鸠楼集》应付过去。其实，给书取个名，也如给孩子起个名字，只是一个符码，阿大阿敏，无所不可。未见得取了一个大富大贵的名字就会使子女成为大款大腕；给书起个锦心绣口的名字就会使文章字玑珠，超人一等。在这个上头费脑筋，真是十足的庸人自扰。

一位聪明的先生收到寄赠的《鸠楼集》，看到以 1997 的谐音取名，来信调侃道：那末 1998 年的文集该取名为“酒吧集”了。这个书名确很别致，一是很够市场味；二是我也算得上是个准酒徒，与酒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我女儿还说，这书名有“卖点”，说不定出来还能上畅销书排行榜，竭力怂恿我照办。但正是因为她说了上排行榜的话，我决定放弃。

何以故？这里要谈点往事。我年轻时和我生平一位至友叶帆（愿他在那个世界平安，他以四十年华英才早逝于 1963 年）有一个终于未遂的志愿，想办一种评论艺术的刊物。预定这个刊物要编号发行，不得超过 3000 份。只供真正的“精神

“贵族”读，绝不企求畅销。当年我们共有一种尼采式的狂念，不愿媚“庸众”的俗，凡畅销书，除了特殊情况外，一律不读。——至今我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这种或可称曰“洁癖”的脾气，所以女儿一说畅销的话头，我就避用《酒吧集》作书名了。

但我还是喜欢《酒吧集》这个颇为别致的名字，故而将它用为本书第一辑的题目，将1998年全年的零星短文都归属于它的名下。今年是世纪末又兼迎接新一个千年的门槛，本想将集名定为《千年虫》或取《圣经》末日裁判之意定名为《与撒旦共舞》，考虑了一下觉得有哗众之嫌。这年问世的第一篇是应景文字《谈虎色不变》，1998年恰是虎年，就用为书名，也算是变通地师法古人以首句命题之意，免得再为书名去耗费脑细胞了。

另外的一辑《忆旧游》，是回收多年前所写的两组旧文，都是近于谈风月的轻松文字，其缘起见于该辑的《题记》，不赘。

(己卯岁首于上海一统楼)

□ 谈虎色不变
目 录

总 序	曾卓(1)
前 记	(1)

酒吧集

谈虎色不变	(3)
想入非非三题	(5)
盯住“冠盖往来”为哪般	(9)
因“十八罗汉”兴感	(12)
高俅当太尉的艺术真实性	(15)
歌赞唐胜利	(18)
“跑”字文章	(20)
世情短文四篇	(22)
佛牙舍利的闹剧	(25)

官本位和权力挪用	(29)
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32)
也发点“亲小人”的历史感慨	(34)
镜头从河边转至集会	(36)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38)
“纪念品”	(42)
“做戏的虚无党”	(44)
警察与小偷	(47)
梦神弃我而不召	(50)
语言魔法	(53)
千金一诺	(55)
愧姓希特勒有感	(57)
爆竹文化	(59)
往昔票证市场下面所包含的	(62)

漫说节令	(65)
文场的哥们义气	(68)
历史呼唤新《儒林外史》	(71)
睡邵燕祥辨“我们”	(75)
读刘孝标注《广绝交论》	(79)
因吴祖光怀旧未遑畅想	(82)
同感于李辉和绿原	(86)
“造蛊”琐谈	(89)
呼唤精神领域的绿色	(92)
漫说“下去”	(95)
考证“第一个”	(98)
“还我头来”二十年	(100)
一稿多投异议	(103)

“文化散文”——“卓派滑稽”	(105)
世纪末读《阿 Q 正传》 (109)	
所谓鲁迅的“新基调病态”和“局限”	(126)
鲁迅拒绝造神	(131)
论杂文三题	(134)
据说杂文读者比数甚低	(153)
中国神话的湮没及其在文化上的后果 (155)	
文学的人民中心之陷落	(166)
记俞鸿模 (176)	
与罗洛相处	(180)

读赵玫《高阳公主》	(185)
《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	(190)
以良知呼唤同代人的良知	(193)
从《乱翻书》谈杂文的用古	(197)
文化与政治的寻根	(200)
《黄裳文集》鼓吹	(203)
妙人妙书《二流堂纪事》	(206)
吴门画派及学养与画障	(209)
读胡宽诗的不解之解	(214)
从古老的窗口看今日的风景	(218)
《焦竑评传》序	(223)
文人自古被阉割	(226)
赋花以人格	(228)
序《张人希画集》	(230)

《中国爱情小说与两性关系》新版题记	…	(233)
《跋涉者》自序	…	(235)
1998年《拟〈无花的蔷薇〉》	…	(237)
1998年村老委谈	…	(261)
打油三章	…	(279)

忆旧游

题 记	…	(283)
旅程真趣	…	(285)
蓉城忆往	…	(306)

酒 吧 集

谈虎色不变

每年都要在生肖上做做文章，今年是虎年，可不好谈。何以言之？老话说：“谈虎色变”，不怕吓着人么？自古以来，提起老虎，不外两大主题：老虎吃人和壮士打虎。打是为了它凶，要吃人；因此，归根结底，主题只有一个，老虎吃人。

毕竟人是万物之灵，比老虎凶，打呀打的，如今老虎已是珍稀动物，列入一级保护类的生物了。据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的老虎如今只剩下2000多只了，一说是1000多只；这类统计也只能姑妄听之，反正，老虎存活数量已经大减是事实。为了自然生态平衡，维持合理的生物链的缘故，老虎要珍护，由此而使上海动物园中几只被母虎丢弃的虎仔被一个母狗乳养的事成为珍闻，录像片被好多国家的电视台争购了去播放。《水浒传》里李逵在沂岭连母带子杀掉了4只，倘在今日是破坏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惩处的。

李逵的娘被老虎所吃，肯定是那只老虎饿得发慌了。据说，是否靠得住很难说，老虎不饿急了不随便吃人，并不滥杀无辜。说是，耗子、兔子都储备食品济穷，有些食肉兽也常将剩余的尸体埋藏以备饥；但老虎从不留多余食品，而以它的凶

猛原是可以多咬杀一些生物作储备用的。这些说法都只能姑妄听之；可是，寓言里不是有“狐假虎威”的故事么？如果老虎见生物就要咬杀，那么这狐狸怎么能存活而假虎之威呢？

又有一说，老虎除非饿急了，只吃去惹它的人。所以“老虎头上搔痒”，“捋虎须”这类蠢事万万不能做。搔头，它一扭头就把你咬住了；捋须，手正好在它嘴边，张牙就可以喀嚓一口。连老虎屁股也摸不得，虎尾有“一剪”之功，那是《水浒传》里武松打虎故事中描写过的。所以“老虎屁股摸不得”常是不可随便惹大腕猛人的告诫。

虎的第一特征是威猛，所以从来用以形容勇将猛士。《诗·鲁颂·泮水》就有“矫矫虎臣”之句，来源甚早。先秦时军符称“虎符”，武士称“虎贲”，使节威临下国的凭证称“虎节”，乃至近事如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名小虎，起这名之义当是林彪自以为是虎将之故，也即“虎父无犬子”之意。这倒暗合“龙生龙，凤生凤”的不幸被断定的“反动血统论”的精义。但如相对于“虎父”而叫“虎子”的话，那就很扫兴了，“虎子”是尿壶。

虎子之为尿壶，最早大概见于《周礼·天官》“凡亵器”的注文：“亵器：清器，虎子之属。”孙诒让正义则云：“虎子，盛溺器，汉时俗语……”尿壶何以有此奇怪的俗称呢？据清人顾张思《士风录》引《芸窗私志》：

客问曰：“溺器而称虎子何也？”答曰：“神鸟之山，有兽焉，名曰麟主，服众兽而却百邪。此兽欲溺，则虎伏地仰首，麟主于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溺器名虎子也。”

此说怪诞，也只好姑妄听之。好的是，谈起来不会色变，用以作虎年闲话或宜。

(《生活时报》1998年1月29日)